

偏安一隅 屹立西陲二百年
西夏王朝在两大强国夹缝中崛起

铁血西夏

之立马贺兰

党项拓跋氏二百五十年的立国纪

周天◎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铁血西夏

党项拓跋氏一百五十年的立国纪实

周天◎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西夏之立马贺兰 / 周天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55-0382-0

I. ①铁…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历史—西夏—通俗读物 IV. ①K24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4979号

铁血西夏之立马贺兰

作 者	周天
责任编辑	欧阳云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82-0
定 价	4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 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22699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 //www.jccb.com.cn](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前言

○ 韩立勇

提到宁夏，你想到了什么？

在宁夏这一片承载着中华民族无数光荣的土地上，有着记录原始游牧民族史诗般的画卷、岳飞无时无刻不想驾长车踏破的贺兰山阙；有着蒙恬率三十万铁骑豪夺、胡人每每远眺都不禁泪如雨下的“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

还有，那在一望无垠的孤烟大漠托起的一座座高大宏伟、埋藏着帝国多少恢弘与辛酸的黄土金字塔形建筑，那是西夏王朝的王陵。

西夏，在汉语的词库中很容易激起人们的想象力，它很美。这个词语本身的美，是因为它有丰厚的历史景观，却不为人知。

和很多朋友一样，我对西夏的想象，是电视剧中英明神武的元昊，他的爱情，他的事功，以及他脚下土地的那片西域风情。

仅此而已！

周天则不然，他不能满足于对西夏的“最初印象”，所以，上穷碧落下黄泉，非要把西夏这个国家的前因后果、历史典故、人文背景、奇人怪事打捞出来。

这对他而言，还不够！

他还要把这些有关西夏的历史碎片，一针一线地缝合在一起，让那些对西夏仅有最初印象的人，能够去细细品味这个古国的命运，进而能够在当下聆听一下历史深处关于这个古国的回音。

当然，他的写作动力，来自于他对西夏的自我感受，这份感受或可称之为独特。

因为在周天的世界里，西夏是这个样子的：“它的岩画苍劲粗犷，它



前
言

的美术妙能自创，它的舞蹈刚健雄壮，它的音乐旋律悠扬，它的诗歌风格俊逸，它的教育博采众长，它的民俗绚丽多姿，它的人才六艺五常，它的天文科学、地理明察，它的文治兴隆、武功张扬……而它的文字，那些个文字，则实在是立异标新，笔意纵横，独树一帜，天马行空！”

不过，读罢全书，西夏在我心中的最初印象果然变了。

首先，此书填补了我的西夏史的空白，能够让我丰满地感受这个古国的兴衰成败。这一点，也许我通过一些西夏史料，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其次很重要。

其次就是，周天对西夏史料的搜集肯定颇下功夫，所以才能够把那些历史碎片缝合的天衣无缝，把枯燥的“历史背景”消化成意趣横生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不同于普通人的英雄性格，有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历史八卦。当然，最有价值的是周天自己的用意，他有意无意地在为一个逝去的古国从历史深处招魂。

正是因为作者的这份感情，读着读着，我也就跟他一起走进了西夏王朝的历史现场，去聆听那些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西夏人的悲凉与豪迈，去体会一个民族在历史深处的痛楚与昂然。

所以，周天这么解释自己的这部历史作品：“不是史书，不是小说，同样也许不是历史。”

不是史书，我的理解不仅仅是笔法上的，因为作者投入的写作感情太多，对史实的确认上难免有自己主观偏好的影子。不是小说，我的理解也是因为作者投入的写作感情太多，必须认真，不能将西夏的写作虚构化，一定要尽力还原历史本身。也许不是历史，我冒昧的揣测，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在场”，所以不敢做出“信史”的承诺。

至少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人花这么大力气，为读者奉上通俗精彩的西夏史作品。何况，周天还有演义小说的叙事设置，当年明月状的插科打诨，这么鲜活的历史作品，可谓精彩，不容错过。

故荐之！

目录

卷一 坐拥五州

——拓跋思恭、拓跋思谏

第一章 党项人的世纪大移民 /2

第二章 我是“勤王专业户” /11

第三章 永远向强者看齐 /19

卷二 五代图存

——李仁福、李彝超、李彝殷

第四章 第一次夏州保卫战 /26

第五章 第二次夏州保卫战 /34

第六章 咸鱼翻身记 /40

第七章 一道关乎存亡的选择题 /46

卷三 山雨欲来

——李彝兴、李光睿

第八章 暴风雨来临前的“蜜月” /54

第九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60



第十章 强制大搬家 /67

卷四 避走漠北

——夏太祖李继迁

第十一章 强制移民行动中的“大逃亡” /72

第十二章 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77

第十三章 战争中走出来的游击战大师 /85

第十四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91

第十五章 非典型西北和平路线图 /102

第十六章 都是流星惹的祸 /111

第十七章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18

卷五 韬光养晦

——夏太宗李德明

第十八章 我不是君子，我要报仇 /126

第十九章 听爸爸的话，和谈 /133

第二十章 李德明版“西部大开发” /139

第二十一章 李德明的天才儿子养成计划 /146

第二十二章 李德明的皇帝梦 /155

卷六 称帝雄图

——夏景宗李元昊

第二十三章 姓氏最多的皇帝 /162

第二十四章 年号问题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168

第二十五章 恢复旧俗 /173

第二十六章 “魔鬼天书”缔造者 /178





- 第二十七章 首战牦牛城 /183
- 第二十八章 再败宗哥河 /188
- 第二十九章 屠舅鸩母 /196
- 第三十章 山遇叛逃 /204
- 第三十一章 惊天之秘——山遇叛逃不过是一场戏 /209
- 第三十二章 两个不太出名的“汉奸”(1) /216
- 第三十三章 两个不太出名的“汉奸”(2) /221
- 第三十四章 称帝图皇 /229
- 第三十五章 大战的序幕 /241
- 第三十六章 诈取金明寨 /248
- 第三十七章 喋血三川口 /257
- 第三十八章 战后余波 /266
- 第三十九章 范仲淹、韩琦来了 /271
- 第四十章 白豹城之陷 /276
- 第四十一章 请君入瓮 /283
- 第四十二章 战鸽漫天好水川 /291
- 第四十三章 李元昊人品败到家了 /297
- 第四十四章 日子不好过了 /302
- 第四十五章 转战麟府路 /308
- 第四十六章 府州折家军 /317
- 第四十七章 琉璃堡——第二个白豹城 /322
- 第四十八章 建宁寨——最后一战 /329
- 第四十九章 跌宕起伏的夏辽联盟 /335
- 第五十章 必须要打的一仗 /341
- 第五十一章 如出一辙的戏码 /346
- 第五十二章 千古一叹葛怀敏 /352
- 第五十三章 议和曙光 /359
- 第五十四章 两个小人物展开的历史 /364
- 第五十五章 谈判桌上的“博弈” /371



- 第五十六章 烽烟暂止 /377
第五十七章 开局不利 /381
第五十八章 神风又现 /386
第五十九章 天下三分 /392
第六十章 野利之难 /397
第六十一章 没藏黑云 /403
第六十二章 元昊之死 /408



卷一 坐拥五州

拓跋思恭、拓跋思谏

第一章 党项人的世纪大移民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开篇一首明代安塞宣靖王朱秩灵的诗《古冢谣》，这首诗写的就是贺兰山下的“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说到西夏王陵，也就想起了我朋友曾经说过的一件趣事。据说，每一个去西夏王陵游览的人都会在王陵的入口处“吃瘪”，因为那里赫然挺立着四个貌似汉字的大字。当游客想当然地念作“西夏王陵”的时候，身边导游会非常客气地对你说，那四个字念作“大白高国”！闲话少说，让我们全景展现一个消失多年的民族，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

说西夏，首先要说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党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提到“羌族”，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句著名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实际上，游牧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早在商朝时期，甲骨卜辞上就已有了有关羌族的记事。羌族与汉族的祖先黄帝族，在远古时期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汉时，羌族的活动中心在西海郡（今青海省海晏县西），有一百五十多个部落，相互之间谁也不搭理谁，都各自过着“逐水草而居，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东汉的时候，羌人也时不时地跟着匈奴到中原“旅游”一番，到了后来匈奴被赶跑以后，羌人也就尝到了“跟风”的害处。你说羌人也是，自己在家好好



呆着比什么不强，跟着匈奴起哪门子哄啊！到了魏晋时期，羌人的日子更是不好过了。别看中原乱得可以，可是还是没忘记跟羌人算账。羌人后来被逼急了，也不跟着水草跑了，哪能活命去哪吧。就这样，羌人“或臣于中原，或窜于山野”，跑不动的或者不愿意再跑的，就到中原低头认罪；身体结实又对中原不服气的，有的经青海到了西藏，后来这一支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而另外一批人，则在四川、青海之间的山野树林中找寻生计。到了西晋的时候，鲜卑慕容部吐谷浑西迁到枹罕，建立吐谷浑国，游牧在这一带的羌族人便依着这棵大树乘起了凉。而就在这种依附之中，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那段惊心动魄的民族大分化、大改组、大融合之后，在主体羌族日渐衰退的时代里，党项羌渐渐地形成了。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獼猴种。
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

——《隋书·党项传》

这段记载，是党项羌族作为一个独立部族第一次出现在正史之上。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就像我们上面所讲的一样，党项羌族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大分化进而再大融合的过程。宕昌、白狼等等本来都是羌族的分支。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北周灭掉了宕昌，在宕昌设宕州，宕昌作为一个独立的小政权就此灭亡。与宕昌的遭遇如出一辙，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羌族建立的各个小政权都面临着覆灭的遭遇。当这些小政权灭亡以后，部分族长不甘依附他族，纷纷依附于党项，逐渐地融合到了党项里面，成为了党项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党项羌人大体集中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一个叫“析支”的地方，“析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存在了，如果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划分，它应该是处在青藏高原向着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区，也就是今天青海省东南部，北纬三十四度（奇妙的北纬三十四度），黄河曲折北流之处，在这里黄河形成了一个小的倒“几”字，所以古人又称这里为“河曲”。



在这片孕育了无数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的河曲之地，党项羌人逐渐壮大。到了隋末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海湖附近），有地三千余里”的白河区域。白河，在今天四川省的西北部，据说，后来李元昊建国，自称“白高大夏国”，与党项人兴起于白河上游就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时候的党项人虽说地盘在日益扩大，生产生活方式却是相当落后。他们基本上啥都不会，过着“织牦牛尾及毛为屋。服装褐，披粘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的日子。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的姓氏作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著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而这八大族姓中的“龙头老大”，就是传说中那个流着高贵的北魏皇族鲜血的拓跋氏。

拓跋氏，绝对是党项羌族中的异类，所谓的“异处”就在于他们的族姓——拓跋。拓跋这个姓在南北朝时期简直是如日中天，它是伟大的鲜卑族的王族。这下麻烦来了，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我们说吐谷浑就是鲜卑部建立起来的，在早期党项羌人就是依附于吐谷浑麾下的。那么，这个党项拓跋氏有没有可能就是鲜卑拓跋氏羌化以后的“产物”呢？或者是说，这个党项拓跋氏有没有可能是党项羌人鲜卑化以后的“结晶”呢？关于这个问题，从有了党项羌的记载开始就争论不休，《辽史》、《金史》认为是第一种说法，而《隋书》、《旧唐书》、《宋史》又是倾向于第二种说法。时至今日，这场争论还在继续，估计还将长期进行下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说法来明哲保身，两个阵营我都不敢得罪啊！

拓跋鲜卑原居于现在东北的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乘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势力衰颓之机，南下至今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到了公元2世纪初





期，南下的拓跋鲜卑辗转来到了今天的河套、阴山一带。公元3世纪中叶，拓跋鲜卑的一支，在他们的杰出首领秃发乌孤带领下，迁徙到河西地区，建立了一个叫凉的国家，史称“南凉”。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西秦灭南凉，这支拓跋鲜卑又一分为二，先后臣服于吐谷浑政权。此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党项”之名，但它还是吐谷浑政权治下的一个部落，臣服于吐谷浑的拓跋鲜卑与被称为“党项”的羌人部落生活在一起。而就在这种生活之中，双方在文化和血缘上不断地错杂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时的鲜卑族已经不是先前意义上的鲜卑族，而此时的羌族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羌族。换句话说，党项羌族，其实就是一个各民族长期杂居和融合进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反正这是一段千古公案，也不可能在我这得到破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地研究研究。

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张，党项羌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中原文化。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原来那些跑到山林里的党项羌人，有的这个时候又动了内附之心。公元584年（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公元585年（开皇五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将军。到了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有一件影响党项人发展进程的大事发生了。这一年，隋炀帝杨广为了打通“丝绸之路”，趁着铁勒归附之际，一举攻下吐谷浑王国首都伏俟城，使得吐谷浑国王慕容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而就伴随着吐谷浑政权的倒台，隋炀帝在这片河曲之地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建制——河源郡，“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一个行政建制的建立，使得来自于四面八方、不同文化的民族在这里水乳交融，为党项羌族的崛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只可惜，到了隋末天下大乱，慕容伏允卷土重来，重新收复了失地，河源郡也就不复存在了。

到了唐朝的时候，随着党项人的“近亲”吐蕃人的兴起，党项人赖以生存的吐谷浑变得岌岌可危。当时的唐朝与吐蕃，为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争了个你死我活。到了最后，一切慢慢变得简单了起来，



在大唐与吐蕃之间夹着的就是吐谷浑，谁控制了吐谷浑，谁就占得了先机，拔了头筹。千古一帝李世民从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中慧眼明辨，积极推行“安抚党项，孤立吐谷浑”的民族政策，企图通过孤立吐谷浑以达到当初隋炀帝杨广那样在此设立州郡的目的。此时的大唐可以说算是无敌于天下，越来越多的党项人选择了当识时务的君子。大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党项细封氏族长细封步赖走出了归附大唐的第一步，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接见，并在其居住的境内设置轨州（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境），仍然由细封步赖担任刺史。这种政策就是兴唐又亡唐的“羁縻政策”。所谓“羁縻”，就是仅仅需要边疆少民的臣服，而不由中央派官员管理，所设置的州、县，也不过是形式上与内地的州、县相同，而内部的治理则仍是由原先的蕃部首领自治。这种早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虽然有利于蕃部的内附，却也为大唐乃至宋埋下了重重祸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尝到蟹肉的鲜美以后，其他党项首领也纷纷跟着响应，率领部落归顺唐朝。唐朝则在这些部落的境内设岷（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内）、奉（四川理县西北）、岩（四川松潘县西北）、远（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内）四州，这仍然是以原部落首领为刺史的羁縻州。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党项羌最初的发源地，黄河河曲地带也纳入了唐朝的版图，这一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眼看着一片民族大团结的盛世景象，可偏偏就有那死钻牛角尖的人。他同样出身在那个有着高贵血统的部族，他的名字叫拓跋赤辞。为什么那么多的党项蕃部都归附大唐了，这位拓跋赤辞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他有个岳父，名字叫做——慕容伏允。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叛唐。这也是一个我一直都搞不明白的问题，此时的大唐，正是称得上“盛唐”的时候，就连突厥可汗都被打得献舞了，也不知道老慕容是哪根筋错了位，难道他也想重建“大燕”不成？此时的唐太宗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哪里能容得下西南小儿胡作





非为。现在“孤立吐谷浑”的计划也进行的差不多了，该是到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时候了。一代战神李靖“靖虽年老，固堪一行”，开唐名将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六路大军全线出击，直捣吐谷浑。

要说这拓跋赤辞也是够实在的，要是个心眼活的，见李靖亲自出马，“天可汗”天威降临，早就在一旁看热闹了，何必给自己找那个不是呢。可他老人家偏不，与赤水道总管李道彦对阵狼道峡（又载“狼道坡”，在今甘肃迭部县境内）。李世民老不容易才弄出一片“民族大团结”，把党项诸族养起来，对于拓跋赤辞问题当然要慎之又慎。一个不好，先前营造的民族和谐气氛就将荡然无存。可也不能总这么拖着啊，于是“廓州（今青海贵德）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拓跋赤辞还是在那死犟，嘴里嚷嚷着：“我和慕容是亲家，我们爷俩好，一条心。谁劝我也不听，你们还是赶紧走，要不然我杀了你们还得脏了我的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只能是手底下见真章了。久且洛生一怒之下，派三千精骑夜袭拓跋赤辞的后勤基地肃远山，打了拓跋赤辞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在此战之后，唐太宗并没有下令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反而是继续要求李道彦一次次地招降拓跋赤辞。这个时候，拓跋氏内部开始分化了，拓跋赤辞心里还有点小障碍，可他的宝贝儿子拓跋思头等不急了，眼看着老爹这么跟唐军耗着，思头真的担心哪天“天可汗”一生气把自己整个给灭了。为了全族的身家性命，拓跋思头秘密向大唐请降。他这一下，同样也是榜样的力量，拓跋部旗下的一些小部族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拓跋赤辞知道大势所趋，便正式接受了大唐的盟约，让道资粮。

本来事情已经快要圆满解决了，偏偏却在最后关头出了事。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和拓跋赤辞对峙了半年多的赤水道总管李道彦。这半年李道彦恨死拓跋赤辞了，要不是唐太宗有严令，他早就冲上前去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了。如今一见，怎么样，你拓跋赤辞再牛，不还是得乖乖让路吗？别以为你让路老子就会放过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李道彦，大唐六路大军，五路都没事，就他在这儿被拓跋赤辞堵了半年，心里没火鬼都不信。可问题是，这个



李道彦真的是太不懂政治了，他这个时候憋着劲要收拾拓跋赤辞，岂不是自己往李世民的枪口上撞吗？他教训拓跋赤辞的手段也挺特别，就是顺手抢了他几千头牛羊而已。在游牧民族的眼睛里，牛羊就是他们的生命啊。本来拓跋赤辞请降就有那么一丝的不情愿，如今再加上李道彦这么一来，拓跋赤辞更是火大了。

要说拓跋赤辞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这话还得从当年的隋炀帝杨广说起。杨广当年讨伐吐谷浑的时候，也曾经联合过党项羌人。当时隋军说得也是天花乱坠，简直就是把党项人当成了亲弟兄。结果在党项人给隋军提供了大量帮助以后，隋军转过头来大肆掠夺党项人的牲畜。这件事，使得党项人对于中原王朝的信用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所以拓跋赤辞请降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放大军过去是过去，要是再像隋军一样，老子马上继续堵门。

如今，李道彦真的又重演了那一幕，拓跋赤辞不火大才出了鬼呢。看来，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杨，中原人都是一个货色，统统都是背信弃义之辈，既然如此，就别怪姓拓跋的翻脸无情了。拓跋赤辞大怒之下，集兵野狐峡，又一次堵住了李道彦的去路。这一次，李道彦可是吃了大亏，被杀得大败，死伤数万人，只得退保松州。

如此下去，李世民苦心经营的民族政策便要土崩瓦解了。见此情形，李世民大怒，非要杀了李道彦不可，多亏大臣们苦苦相求，才饶了他死罪，流放边境（当然，这也不排除做戏给拓跋赤辞及其他党项蕃部看的可能）。而在处置李道彦的同时，李世民又一次派岷州都督刘师立招抚拓跋赤辞。拓跋赤辞跟李道彦拼命的时候也是在气头上，如今见大唐并没有袒护李道彦，唐太宗秉公执法，礼贤待人，火也就慢慢消了，再次决定归附大唐。唐太宗分外珍惜这好不容易得来的拓跋氏，赐拓跋赤辞为“李”姓，并在松州（今四川松潘）设立都督府，辖下三十二州，多为僻远之地，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拓跋部这才有了安身之地。拓跋赤辞是第一个被大唐皇帝赐国姓的党项人，可是从史料上证明，他根本就从来没用过这个国姓。被赐国姓，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你就算是把李世民的画像挂在墙上天天磕头都不为过，可是拓跋赤辞居然不用。他

